



【入 苗】

今年元旦前夕，参观友人的农园时，听主人无意间说起，园中引入一种小番茄，可长成一人多高的番茄树，高者可蹿至三米，遂向她讨了四棵苗，带回家中，在阳台上试种。

不到二十厘米的幼苗，看起来跟普通番茄苗并无二致。其时，昼夜温差较大，生怕幼苗冻坏，入夜，将盆从阳台上抱进，白天复又搬出；听闻用淘米水浇灌长得快，便向邻居讨些过来；又闻草灰拌土肥力好，特意从老家捎来两袋。

【成 树】

时序至立夏，孱弱的幼苗长至两米多高，藤蔓顺着晾衣杆攀爬。我家住在七楼，遇上刮风下雨，藤蔓似一叶孤舟自飘零，好几次险些遭殃。好友瑛子寻来两株水竹，将其一端削尖，插入花樽的土壤里，又用拇指粗的麻绳，在水竹和晾衣杆之间拉成网状，以架住枝条。

朝夕相伴四月余，目睹它们一点点拔节，渐次开花，却终不见果。

莫不是无昆虫授粉？一次浇完水，突然想起用闲置的毛笔人工授粉。立在梯凳上，笔尖如蜻蜓点水，跳跃于花蕊间。

数日后，仍不见挂果。四姐来玩，见状，说，长势这么好，放这里也是糟蹋了，不如搬到我家露台上，那里常有蜂蝶出没。忍痛送了两株，留下两株。其后，殷勤不减丝毫，早起不盥不栉，先去阳台上蔴弄一番，颇有《陶庵梦忆》中金乳生蔴花弄草之痴。

《小森林》里有这么一段话，“那些静得只能听见呼吸的日子里，你明白孤独即生活。”从植下番茄苗的那一刻起，一味地想，如何把它照料好，结果与否倒成其次。因为在不知不觉中，所收获的，尤甚于几枚果实的回馈。

又过了几日，许是感动了花神，一枚枚青果相继挂在枝头。每日，目光逡巡于一串串果实间，看着它们经历从“米粒”“蚕豆”“龙眼”般大小的变化，也终于明白何谓“开枝散叶”，两株番茄所结的果，足有上千枚。

待果子熟透，好几回，清晨在啾啾声中醒来，拉开帘子，阳光怡然，几位不速之客正不慌不忙地在枝头分享果实，时而还呼朋唤友。我不忍打搅这些可爱的小生灵，任其撒欢。一次瑛子用手机偷拍了这一幕，并嘱我，留些果子在枝头供鸟雀食用。



一枚番茄的『前世今生』

□ 汪少芳文 瑛子摄

B 本草堂



【品 果】

清明假期，儿子从杭城回来，见逼仄的阳台种满绿植，几无立锥之地，当瞥见攀爬的番茄树，冲我喊，“嘿，老妈快成园艺师了！快跟我讲讲怎么养得这么好。”说话间，已从青枝绿叶间摘下一枚，塞入嘴，“嗯，好吃！”

母子俩立在番茄树前，品果，听我絮叨……

“小番茄的花语即勇敢地尝试。天道酬勤，老妈毫无种植经验，不也在旁人看来种不了瓜果的阳台上，种出了小番茄吗？”

“共勉！尊敬的园艺师！”儿子把手一伸，有力地握了握他母亲枯瘦的手。

【前 世】

窈窕身姿，果实成串，葡萄树的特质，在番茄树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然而，一为草本，一为藤本，二者并无亲缘，因了农业科技的发展，改良了品种，番茄才拥有了葡萄树的姿态与硕果。

据闻，国内一株番茄树之王，其爬行面积在150平米左右，远比我的蜗居还大，年产量在6000斤左右，为多年生，可持续结果20年以上。这些数据令人瞠目。

番茄又名西红柿，原产于南美洲。大约在十七世纪初由西方传教士传入我国，故带“番”字标签。家乡的老辈们称外国人为“番人”，马铃薯为“番人茹”，如同叫惯了“洋皂、洋油、洋丁”，改不了口。

因其外形酷似柿子，古时称六月柿。许是“外邦身份”，在颇多咏柿诗篇中，关于六月柿的，无片言只语。却发现，它的“前世”拥有一番别样的浪漫。因色彩娇艳，一度被视为毒果，仅供观赏。直至16世纪，英国一位英俊的旅行家，在野外偶遇这种红果，见其十分诱人，便采了一枚献给公主，作为求爱之物。于是这枚红果成为爱情信物，得以传播。至此，关于番茄的人生，似乎有了完美的注脚。但此后，一位年轻画家的出现，其命运的胶囊，再度被打开。据传，这位画家去林中写生，发现这果子极其可爱，便勇敢地以身试“毒”，结果发现它不仅酸甜可口，吃了，亦无生命之虞，从此，“毒果”从林间走向餐桌。

【家 常】

番茄身为果蔬界平民，在它身上有着日常的平实与暖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父母在邻村的汪氏茶寮旧址开了片商店。记得父亲从温州小南门菜市进了一筐红彤彤的“柿子”。当我咬上一口，齿颊立时被一股浓郁的“清草气”裹挟，赶紧啐地。彼时，乡人也是第一次认识西红柿，闻不惯气味，也吃不惯。一筐西红柿，几乎无人问津。那段日子，西红柿在我家餐桌上从未缺席。母亲从父亲口中得知温州城里人的吃法，便依着做，切片，以糖霜凉拌；做番茄鸡蛋汤，番茄的红，鸡蛋的黄，葱花的绿，于其时以黑乎乎的腌制品一统餐桌的农家，这道菜早已超越其本身的价值，不仅用来下饭，亦是餐桌上的一抹风景。邻居端着饭碗来串门，不待主人招呼，拿起铜勺往自己碗里倒，“汤真好喝，生的可不好吃。”塞了一嘴汤饭，但听得真切。

后来有了小家庭，这道菜依然是餐桌上的常客，只不过偶尔改为炒。父子俩对其“爱憎分明”。

“我在大学食堂里都快吃吐了。”言语中略有微词。“老爸，我觉得超好吃。”

“那你多吃点！每次看你吃这么香，老爸最开心了！”左手捋了捋儿子的头发，露出小虎牙。

当它以水果出现，则是另一番况味。除了苹果，先生尤喜小番茄，我们家常买来当水果吃。端一碗刚洗的小番茄从厨房出来，湿答答一路滴着水，抓几枚，往衣服上一揩，便塞进嘴。随后传来熟悉的唤儿声：“方形正，作业先放一放，出来老爸请你吃小番茄！”重音往往落在“老爸”与“请”字上。“好啦！”儿子蹦跶着出来。

……
只有那些盘旋在内心深处，被一个叫记忆的东西常常唤醒，我们才会深切地体会到，曾经不重要或者不经意的时刻，在如今变成了永恒。马塞尔·普鲁斯特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说，一些人和事，唯有在笔下，可以再次重见。

